



# 死者的低语

WHISPERS OF THE DEAD 3

法医人类学家大卫·亨特探案系列

[英]西蒙·贝克特 著  
刘仲敬 译

大卫·亨特博士重返田纳西“尸体农场”  
置身于世界一流专家中，使他认识到一个真理：  
既使你对死亡的自然进程非常了解  
但对于永恒的神秘仍然一无所知  
本书为该系列最具真实感的第三部，是唯一一部  
为凶手写的小说，并尽职地为其掩盖真实身份

# 死者的低语

WHISPERS OF THE DEAD 3

法医人类学家大卫·亨特探案系列

[英] 西蒙·贝克特 著

刘仲敬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死者的低语 / (英) 贝克特 (Beckett, S.) 著 ; 刘仲敬译 . --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1.6  
(法医人类学家探案)  
ISBN 978-7-214-06948-1

I . ①死… II . ①贝… ②刘… III 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3838 号

WHISPERS OF THE DEAD

by SIMON BECKETT

Copyright: ©2009 BY SIMON BECKET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©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., Ltd

c/o JIANGSU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10-2011-143

书 名 死者的低语  
著 者 [英] 西蒙·贝克特  
译 者 刘仲敬  
责任编辑 刘 焱  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: 210009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  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: 210009)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30 千字  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948-1  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“惊悚、战栗、令人心悸，最新犯罪小说，国际第一号畅销书……  
大卫·亨特的法医人类学家侦探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家喻户晓。”

——《观察家》(Observer)

“销魂夺魄、紧锣密鼓……希区柯克电影以外，鲜有如此惊悚悬疑。  
贝克特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。”

——《每日邮报》(Daily Mail)

“与贝克特这个惊人系列的前两部一样，《死者的低语》不仅仅  
与肉身有关，更是灵魂的艰难跋涉。”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(The Times)

“毛骨悚然的法医学奇案，引人入胜，始终掌握读者的好奇心。”

——《星期日电讯报》(Sunday Telegraph)

“贝克特苦心孤诣，以丝丝入扣的笔法营造悬疑与血腥……精密  
的细节掩盖了谜底，直到读者穿过恐怖的气氛，抵达陌生的领域。”

——《卫报》(Guardian)

献给我的父母，  
希拉·贝克特（Sheila Beckett）  
和弗兰克·贝克特（Frank Beckett）

## 说明与致谢

《死者的低语》纯属虚构，但田纳西法医人类学研究机构（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Facility in Tennessee）则是真实的。感谢洛克斯维尔法医人类学研究中心（Forensic Anthropology Center in Knoxville）的理查德·詹茨（Richard Jantz）教授准许我使用其设施并提供技术咨询。阿帕德·维斯（Arpad Vass）博士为汤姆·利伯曼提供了原型。田纳西调查局（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of the Tennessee）的克里斯汀·赫姆（Kristin Helm）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。

感谢我的代理人米克·查汉姆（Mic Cheetham）和西蒙·卡纳维（Simon Kavanagh）；感谢保罗·马什（Paul Marsh）、卡米拉·费瑞（Camilla Ferrier）和湿地管理局（Marsh Agency）的其他人员；感谢我的编辑西蒙·泰勒（Simon Taylor）及其环球团队；感谢卡特琳·亚历山大（Caitlin Alexander）、彼得·邓茨（Peter Dench）、杰洛米·弗雷斯顿（Jeremy Freeston）、本·斯坦纳（Ben Steiner）和SCF；感谢我妹妹朱丽叶（Julie）和简·威廉姆斯（Jan Williams）——没有他们，本书一定会用更长的时间。现在，《闪电进程》（*Lightning Process*）已经超越了这本书，我建议没有读过的人都去读一读。

最后，感谢我的妻子希拉里（Hilary），没有她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



皮肤。

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也最容易被忽视。成年人的皮肤平均约两平方米，重达全身体重的八分之一。皮肤的结构犹如艺术品，毛细血管、腺体和神经互为表里。皮肤是我们感知外界的接口，也是我们个体的边界——自我的终点。

甚至死后，个体仍有残余。

身体死亡后，体内的酶失去控制，大肆破坏。它们破坏了细胞，释放胞内的液体。液体上浮，在真皮层聚集，使皮肤松弛。当皮肤与身体完全一分为二，开始起泡、分离。整个表皮从身体上滑落，像一件被抛弃的大衣。

但是，即使在死亡、脱落后，皮肤仍然保存了原有的某些信息。它有故事可讲，有秘密可守。

只要你知道怎样观察。

厄尔·巴特曼仰面朝天，面向太阳。田纳西碧蓝的天空上，万里无云，鸟语呢喃，喷气机横过蓝天，留下一道白浪。他钓了一天鱼，让自己的皮肤好好享受阳光。田纳西见惯了艳阳天，但厄尔来自芝加哥，那里的严寒让他骨头都会发抖。

70年代末，他迁往孟斐斯，发现这里潮湿的沼地远比家乡多风的

街道更对胃口。当然，作为生意不够兴隆的牙医，要供养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来了。他甚至喜欢田纳西闷热的夏天，虽然这里的微风像懊热的法兰绒，晚上要和凯特和孩子们挤在炎热的小房间里。

从那以后，事情变了。医业慢慢兴隆，小房子变成了大房子，家具越来越好。两年前，他和凯特搬进了高尚社区里五张床的大房子，有大片繁茂的草坪，孙子们可以安全地玩耍。每天早上，洒水车在阳光下折射出微型的彩虹。

他在草坪上心脏病突发时，看到金链花老干上的枯枝，勉强向台阶走了几步，就倒下了。

在救护车里，他带着氧气面罩，紧握凯特的手，想要安慰她。在医院里，经历了急救的芭蕾舞、狂乱的注射和人工起搏，一切最终归于沉默。他办完我们与生俱来的必要官僚主义手续，离开了医院。

现在，他赤身裸体，躺在草丛树叶上铺着的毯子上，伸开双臂，拥抱春天的阳光。他在这里已经一个星期，瘦得皮包骨头。一束头发披在颅骨后，空洞的眼窝凝视碧霄。

我测量完牙医的尸体，跨出为保护尸体不受鸟类和齧齿动物破坏而修建的金属丝围栏。我抹去额上的汗水。虽然季节还早，下午的天气已经很热。春天已经来临，嫩芽欣欣向荣。一周之内，两个季节重叠在一起，蔚为大观，因为田纳西的桦木和槭树仍然生气勃勃，明显不肯让位。

我所在的山麓风景绝佳，虽然不如远方拔地而起的大雾山公园雄伟壮阔，但能够吸引游客的千姿百态应有尽有。周围是处于腐败不同阶段的尸体，骄阳已逝，灌木丛中没入阴影。新近的尸体仍然肿胀，陈旧的尸体已经化为皮革状。有些尸体在视线以外，隐藏在地下或车厢里。另一些，像我刚才称量的那一具，用网格围起来，好像举行某种可怕的艺术展览。只是这里的任务更为严肃，公众所知更少。

我把设备和记事本放进包里，活动一下在工作中僵硬的手。我手上有一条细细的白线，几乎平分生命线，伤到骨头，是几年前险些要



了我的命的那条伤口的纪念。

我把包挎在肩上，站起来。背重物时，肋下的伤口隐隐作痛。伤口不久就会痊愈，已经用了九个月抗生素，一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停药了。今后我易于感染，但只失去一段沿着脾脏的结肠已经很幸运了。

还有更难忍受的损失。

我沿着树丛下窄窄的小路走去，把牙医的尸体留下来，让他慢慢腐败，在树丛的阴影里变黑、肿胀。穿外科工作服的年轻黑人女子蹲在树丛下的尸体边，用镊子夹起蠕动的幼虫，放进螺旋盖广口瓶里。

“嗨，阿兰妮。”

她抬起头，报我以微笑，镊子纹丝不动。“嗨，大卫。”

“汤姆在附近吗？”

“我刚看到他下来，在你来的那一边。”她指着我身后，“地方检察官在草丛中。”

我一面举手致谢，一面沿着窄窄的小路走去。小路与围绕两英里林地的铁丝网高的篱笆平行。铁丝网上有尖刺，内有第二道木篱。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孔道，漆上了标签。黑色的字体标出“人类学研究所”，但一般人都用更通俗的称呼：

尸体农场。

两个星期前，我在伦敦公寓走廊里捡起脚下的挎包。鸟语啾啾，泉水淅沥。我在心里检查一下需要的东西，确信什么也没有遗漏。窗户关了，邮件清了，水壶关了。可我还是焦躁不安。我对旅行并不陌生，但这次不一样。

我回来时，没有人等我。

出租汽车晚了，但赶飞机的时间还很充裕。我还是不停看表。我注意到几英尺外维多利亚式黑白瓷砖，转过身去，但黑白图案勾起了我通常的回忆。先前，紧靠前门的地方和上面的墙曾经染满了鲜血，我住院时，整个走廊都是血。现在，去年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有物质上的痕迹。

但我突然感到幽闭恐怖症，放下包，不让肚子受到太多的压力。出租汽车停下来，我关上前门。一声闷响，曲终奏雅。我没有回头，出租汽车在柴油烟雾中吱咯开出。

我坐出租汽车只到地铁站，然后搭乘皮卡迪利线到希斯罗机场的地铁。时间虽然早，车厢里仍然有人，以伦敦人本能的冷漠避免彼此对视。

我一生中第二次急于离开伦敦。不像第一次，那时我失去了妻子和女儿。这一次我离开时明白自己还会回来。我需要逃避一段时间，与最近的事件分开。除此之外，我几个月不能工作，希望旅行让我放松，使一切恢复正常。

结果发现自己还在工作。

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地方了。直到不久以前，田纳西研究所仍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医人类学户外实验场，用真正的尸体研究腐败，记录死亡何时发生，如何发生。现在，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。德克萨斯州本来也在筹建，但当地人害怕引来秃鹰光临，否決了这个计划。我甚至听说印度人也在筹建。

但这无关紧要。不管有多少尸体农场，在大多数人心中，只有田纳西研究所才是货真价实的尸体农场。它位于洛克斯维尔，田纳西大学法医人类学中心。我很幸运，一开始就在这里接受训练。正如我的导师汤姆·利伯曼说的，许多年过去了。

我坐在希斯罗的候机室，透过玻璃板看着飞机沉默缓慢的舞蹈，不知道回来时会怎样。出院后，经过了几个月痛苦的恢复——后期反而比前期更痛苦，长途旅行看来是个好主意，可以重新开始。

等我真的上路，才想到是不是抱了太大的希望。

转飞机时，我在芝加哥停留了两个小时。下一班飞机随着暴风雨的末端在洛克斯维尔降落。但天很快放晴，我收拾好行李时，太阳已经出现。我离开候机楼，叫了车，深吸气，享受陌生的潮湿空气。公路水汽蒸腾，柏油发出辛辣的气息。乌黑的雷雨云慢慢消散，彩虹将高速公路两侧的繁茂绿地映照得璀璨无比。

快到城里，我的精神越来越好。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了。

现在，只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就不那么肯定了。我沿着小路，走到一片空地。空地上放着三角木架，尸体躺在下面，等待吊起来称重。我记着阿兰妮的提醒，离开小路，穿过空地。林地泥土里有几个混凝土框，规整的矩形非常显眼。尸体就埋在里面，有些实验就是测雷达穿过尸体的影响。

一个又高又瘦、穿着卡其布裤子、戴着宽边帽的人影跪在几码外的地方，皱着眉头，检查从地上突起的管道口上的计量器。

“进行得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他没有抬头，从无框眼镜后凝视计量器，用手指轻轻拨弄。“你不觉得这么强烈的气味很容易捕捉吗？”他好像在回答问题。

口音暴露了他的东海岸出身，田纳西南方人都有卷舌音，不像他的平元音。自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汤姆·利伯曼一直在追求心中的圣杯，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确定腐败分解物的气息。只要有只老鼠死在地板下面，任何人都能闻出味道。时间一长，人的鼻子就无能为力了。受过训练的狗能够闻出几年前的尸体。汤姆的理论是，发明一种传感器做这件事，使发现、定位都变得无比容易。但是，和其他事情一样，理论与实践大不相同。

他咕哝着站起来，不知是失望还是满意。“好吧，完工了。”他双膝碰撞，向后退去。

“我去自助餐厅吃午饭，你来吗？”

他一面收拾东西，一面露出沉思的微笑：“今天不行，玛丽准备了三明治。鸡肉豆芽，还有什么特别保健的东西。趁我还没有忘掉以前，赶紧邀请你周末来吃饭。她看来已经记住了，一定要好好给你准备一顿饭。”他做了个鬼脸，“她想好好让你吃一顿。我只有生菜可吃。多不公平啊。”

我笑了。汤姆的妻子是个好厨师，他心里有数。“告诉她我一定去。要不要我帮你拿工具？”这时他把他的工具包挎在肩上。

“不用。”

我知道他不想让我用力。但是当我们慢慢走向大门时，我看到他气喘吁吁。我第一次遇见他时，他已经五十多岁，很高兴鼓励英国法医人类学雏鸟初飞。时间早得我难以记忆，中间的岁月已经留下了痕迹。我们希望人们还是当年的模样，当然没有可能。但我与汤姆重逢时，还是对他的变化感到惊讶。

他没有正式辞去法医人类学中心主任的职位，但人人都知道年底以前他就会辞职。甚至洛克斯维尔本地新闻两个星期前也对他作了一篇特写，不像访谈，更像歌功颂德。以前他结实得像个篮球运动员，但上了年纪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脸颊深陷，头发稀疏，好像弱不禁风的苦行者。

但他眼睛里的光芒一如既往。虽然他的事业接触的是人类的阴暗面，但他的幽默和对人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，你不是真正毫发无损。我想到衬衣下面丑陋的伤疤。

汤姆的旅行车停在中心附近车场。我们在大门口停下，脱去手套鞋套。出了门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提示背后的尸体了。篱笆后的树木在暖风中簌簌作响，赤裸的枝条正在生出新绿，显得既平凡又无害。

我一出门就把手机开关拨回去。尽管没有禁止手机的规定，我总是不好意思扰乱这一带的和平和安宁。我估计不会有电话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出国了，我最想打电话的人已经不会再打了。

我放下电话，汤姆把包放进后备箱。他假装没有喘气，我假装没有注意。

“我送你去自助餐厅？”

“不，我自己走，我需要锻炼。”

“好习惯。我差远了。”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。他拿起手机，凝视荧光屏。“抱歉，接个电话。”

他留下接电话，我向停车场走去。尽管研究所设在田纳西医学中心，却不属于它。它坐落于郊区森林边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挤满了现代化的建筑、停车场草坪、来来往往的病人、学生、医护人员。一个护士向长凳上的年轻人微笑，一个母亲责骂哭闹的孩子，一个生

意人忙忙碌碌打电话。我第一次来，就发现背后寂静的场地和这里喧闹的世界天差地别。现在已经不再注意了。

只要有充分的时间，我们什么都可以适应。

我一路小跑，沿着小路前往自助餐厅，心满意足地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喘气。我没走多远，就听到背后沉重的脚步声赶过来。

“大卫，等等！”

一个年龄、身高与我相仿的男人从我身后赶过来。保罗·艾弗里是研究所冉冉上升的新星，作为汤姆的继承人已经呼之欲出。他是人类骨骼学专家，知识渊博，宽大的手掌和钝圆的手指像外科医生一样灵敏。

“吃过饭了吗？”他和我并排前进。他的卷发乌黑，一直连着络腮胡子。“我可以和你一路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萨姆还好吗？”

“她很好，今天早上和玛丽出去逛儿童商店了，我的信用卡惨了。”

我笑了。这次旅行以前我还不认识保罗，但他和他怀孕的妻子萨姆都来接我。她几乎一直带着第一个孩子，保罗尽可能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。萨姆毫不隐瞒她的激动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继续说，“我有个博士生订婚，我们几个难得进城庆祝一下。你去不去？”

我犹豫了。我喜欢这个邀请。但一想到要和一群陌生人周旋，又感到不舒服。

“萨姆也去，还有阿兰妮，所以那儿有些人你也认识。”保罗看出我的犹豫，又补充说，“来吧。很好玩的。”

我想不出拒绝的理由。“哦……好吧，那就来。谢谢。”

“好。八点钟我到酒店接你。”

路边的汽车鸣笛。我们回头一看，汤姆的车停在路边，他摇下车窗，向我们打招呼。

“田纳西调查局刚才打电话来，他们在加特林堡山间小屋发现了一具尸体。保罗，你没事的话跟我出去看看好吗？”

保罗摇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下午有事。你不能让你的毕业生去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汤姆转向我，眼中一闪，“你呢，大卫？要不要做点田野工作？”

我看见他们被酷暑和彼此之间的不耐烦折磨得无精打采、疲惫不堪。尼尔 11 岁，比他弟弟大三岁，稍微领先于萨姆，说明他心里有些不耐烦。他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一边走一边抽打路上的茎秆和枝条。萨姆脚步沉重，跟在后面，不停擤鼻涕，眼睛红红的，不是因为夏天感冒，而是因为枯草热。吃点温和的抗组胺药就会好，不过这时候他还不知道。整个夏天他一直在擤鼻涕，给哥哥带来阴影。因为他总是低着头，所以比他哥哥先留意到蛆虫的痕迹。

他停下来查看，接着叫尼尔回来。尼尔很不乐意，但萨姆显然确有发现。尼尔尽量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，但是蛆虫留下的波浪形曲线就像激起了他弟弟的好奇心一样，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。他们两人蹲下来观察蛆虫，两张相似的脸上，黑发挤在一起，皱起鼻子去嗅蛆虫留下的阿摩尼亚气息。他们两人谁也记不起来，是谁先想到追踪蛆虫痕迹的发源地这个主意的，照我看应该是尼尔。他刚才对蛆虫视而不见，现在很乐意再次强调一下自己的权威。于是，尼尔带头，萨姆随后，跟着幼虫在沼地草丛上留下的黄色枯迹前进。

他们接近目标时，有没有闻到气味呢？大概能闻到。这里的气味强烈到连萨姆不通气的鼻子也会闻到。他们不是城里的孩子，熟悉生死循环，很可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苍蝇以其嗡嗡营营充斥暑气，也会向他们发出警告。但他们发现的尸体不是羊不是鹿，甚至也不是狗，这就出人意料了。萨莉·帕尔默赤裸的尸体在日光下已经无法辨认，皮下挤满蛆虫，从口鼻和身体的其他自然出口中溢出，落到地上，然后四散爬开，留下了吸引耶茨家男孩们的痕迹。

我不知道是谁先行动的，大概是尼尔。萨姆一如既往，跟在哥哥后面，先回家，再到警察局。

接下来就轮到我了。

我给萨姆开了温和的镇静剂和抗组胺药，治疗他的枯草热。虽然

这个时候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眼睛发红的人。尼尔还没有从他的发现中缓过气来，刚刚开始恢复原有的稚气。因此，是他而不是萨姆告诉我发生的事情，把记忆的原材料加工成像样的、可以叙述和复述的故事。后来，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发生的悲剧故事不胫而走，尼尔几年后仍然在讲，一直保持开始时发现的内容。

但是，事情并非一成不变。只不过，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意识到，在我们当中存在什么。



离开诺克斯维尔的高速公路车水马龙。虽然今年春天来得早，车里仍然需要空调。汤姆有卫星导航可以把我们带到山间，但现在几乎没有必要。他一面开车一面哼着曲子，我知道这是期待的信号。研究所的尸体一般都是自然死亡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。

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。

“这么说是谋杀喽？”他杀。我默默纠正自己。应该没问题，否则田纳西调查局不会插手。田纳西调查局是联邦调查局的本州翻版，汤姆是他们的王牌顾问。如果地方警察局不出面，而由田纳西调查局出面，那就问题严重了。

汤姆盯着路面：“好像是，现在我不清楚，听说尸体情况很差。”

我开始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：“我一起去有问题吗？”

汤姆一副惊讶的样子：“有什么问题？我经常带人去帮忙。”

“我是说我是英国人。”我需要繁文缛节的签证和工作许可才能来，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事情。不知道官方调查欢不欢迎我。

他耸耸肩：“这有什么问题？又不是国家安全。如果有人问，我替你作保。你用不着开口，希望他们不注意你的英国口音。”

他微笑着打开 CD 播放器。汤姆放音乐就像别人抽烟、喝威士忌一样，可以帮助他清醒头脑、集中注意力。他沉迷于五六十年代的爵士乐，我在他车上听过半打专辑，差不多都能认出来了。



扬声器传来吉米·史密斯的歌声，汤姆叹口气，仰坐在座位上。

田纳西的风景在车窗前滑过，大雾山在我们面前升起。淡蓝色的烟雾笼罩山麓，大雾山以此得名。山麓上的森林一直延伸到天边，绿色的海洋与我们周围的尘嚣形成鲜明对比。公路两侧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快餐、酒吧、商店，上面是横过天空的电线和电报线路。

伦敦和英国似乎已经遥不可及。我来到这里，可以休养生息，重整旗鼓。我知道，回去以后就必须面对艰难的决定。我康复后，在大学的临时教职就应该结束了。尽管我可以终生任教，苏格兰法医人类学系也邀请我去。还有帮助警方的法医咨询团体和多学科项目组。我本来应该飘飘然，事实上却提不起兴趣，宁可回到这里来更换环境。

到目前为止，没有起作用。

我叹口气，无意识地摸摸手上的伤疤。汤姆注意到我的动作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掩住伤疤：“没事。”

他未加评论就接受了我的话。“后座上的包里有三明治，一路上我们可以分着吃。”他咧嘴一笑，“希望你喜欢豆芽。”

我们越接近山间，外面的森林就越密。我们穿过鸽场，沿路尽是餐馆和酒吧。一家餐馆仿造边境风格，用塑料模拟原木。几英里外就是旅游城市加特林堡，相形之下狂欢气氛有些拘谨。它在山麓边缘拔地而起。酒店、商店固然引人注目，还远不能与目前大自然的壮丽相提并论。

随后，我们离开加特林堡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峭壁上浓密的森林用它的绿荫包围了我们。大雾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余脉，绵延八百平方英里，跨越田纳西、北卡罗莱纳二州边境。这里已经划为国家公园，但我从车窗看来，大自然无忧无虑，根本没有意识到其间的区别。这是原生态的荒野。我来自人口密集的英伦小岛，不能不对其浩瀚无涯肃然起敬。

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车辆。几星期后，春天来临，交通才会繁忙起来。汤姆开过几英里，拐进铺碎石的支路。